

我的陆上丝路之行从兰州开始。

兰州虽说不是什么旅游胜地，但它是到敦煌的中转站。在兰州，旅行者往往会去看看黄河的标志性雕塑和建筑——黄河母亲雕像和黄河第一桥；或者找个面馆喝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拉面。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旅行表里没有安排的地点——甘肃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不仅收藏了“马踏飞燕”等许多国宝，而且还有专门展厅展览丝绸之路的文明成果。在这个博物馆里，彩陶、青铜器、玉石、金银器、丝织品、唐三彩、泥塑、壁画、写经、石造像塔、瓷器、铜奔马及仪仗队等文化遗产见证了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融的历史，它们仿佛把我们带到2000多年前。

陆上丝绸之路源于西汉张骞出访西域。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详细记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所谓的西域就是“西天”，它指的是玉门关以西的荒漠地区，交通困难，人烟稀少，是一个连春风都吹不到的地方。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的千古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写的就是那个地方。戈壁上偶尔露出的草色就像秃子头上长着的几缕头发。当我从兰州坐火车到嘉峪关，然后从嘉峪关坐汽车到敦煌，途中经过玉门关的时候，忽然对王之涣的这首出塞诗有了感性的理解。历史上有多少好诗我们总停留在一

父亲今年八十岁了。那天，收到弟弟发来的短信：爸爸出事了，正送往医院。我懵了，一看手机好几个未接电话，赶紧回拨，才得知：父亲脑溢血，正送往医院途中。我赶到医院，父亲已在抢救室，处于昏迷状态。我不甘心地暗自问自己：难道原先硬朗忙碌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真的是要倒下了吗？

父亲是位慈祥又严格的人。无论是我们上学期间还是走上工作岗位，父亲总是默默地关心着我们。尽管他自己只有小学毕业，对我们的学习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培养引导我们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还时不时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让我们从小学会宽容学会感恩，要求我们做诚实正直的人。小时候，弟弟调皮，难免犯错，偶尔和邻居男孩打架，有人上门告状，这时父亲也会发脾气，甚至会打弟弟，打完后再给我们讲道理。父亲非常关注我们的工作状况，每当在报刊上看到我们所从事行业的点滴信息，他都会默默地剪记下来，一年结束装订成册送给我们。即使是发病那天在抢救室，父亲苏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前天开会了，我在报上看见了……”父亲在自己生命垂危时牵挂的还是我们呀！

父亲是位平凡又有责任感的人。父亲家里排行老三，祖父在父亲8个月时就离开人世，留下奶奶一人拉扯三个男孩，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上世纪40年代后期，父亲瞒着奶奶偷偷出来当兵，被奶奶哭着给捉了回去。上世纪50年代父亲第二次出来当兵，终于如愿。父亲在部队时多次立功，后来转业到地方，虽没有惊人的业绩，但工作勤恳踏实，受到各方好评。父亲和母亲于1962年在宁波相识结婚，外公一直把父亲当作自己的亲儿子看待，那时候我奶奶已去世。母亲家有7个兄弟姐妹，母亲排行老大，外公在世时，一大家子生活还算过得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我8岁那年，外公因病离去，记得外公临终前拉着我父亲的手说：“我要是走了，这户人家只能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答应我，照顾好他们……”父亲紧紧地握着外公的手含泪说：“阿爸，您放心，有我在，就不会饿着妹妹。”父亲说到做到，十几年默默地帮助外婆照顾我的阿舅舅舅们，直到他们一个个成家立业。这次得知父亲得了脑溢血，舅舅阿姨都争着来陪护他。住院一个月后，父亲的身体有所恢复。

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又是个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展未来之豪情的日子——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国大运河的组成地——宁波市民欣喜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各大媒体好一阵子热闹哟。

作为古稀之年的甬城老人，那个梦想，已在心中蕴藏了整整40年。那是我踏上记者岗位不久的一个清明之日，春夏之交，风和日丽，站在姚江畔，数十里外青山如画，宽阔的姚江碧波荡漾，我在姚江大闸西堍与姚江渔业公社的几位朋友登上一艘敞篷机动船乘风破浪溯江而上。这是我第一次亲密接触宁波的母亲河，兴奋得我一忽儿站在船头，眺望两岸美景；一忽儿跑到船尾，看那螺旋桨搅起千层浪；一忽儿俯身船弦，把手忘情地插入清冽冽的江水之中，不禁双手捧起开怀畅饮，顿时，一股清流奔涌周身，兴奋得我又一掬抛向天空，那清纯的江水散成一串串飞舞的水珠，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如同五彩缤纷的礼花。

就此，我们兴高采烈地讨论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相争，为称霸中原，吴王夫差派遣民工开挖邗沟，连接长江与淮河，成为京杭大运河肇始之

些理性的认识，其实，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品出它的味道。比如阳关这个出塞关口，我也是到了那里，才明白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与玉门关一样都是通往西域的关口，实在太偏远了，太荒凉了，出了关口就相当于出国了。因此，我们只有到了这些地方，才会体会“春风不度玉门关”和“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感动人心的千古诗句。

汉代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只是一条中国通往中西方的商路。它的最初作用是出口中国出产的丝绸等商品和技术。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它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名词后，就一直沿用至今。作为出口商品，茶叶丝绸从那里输出西亚。而西域大宛国的天马——汗血宝马（甘肃博物馆收藏的“马踏飞燕”铜奔马的原型也许就是大宛国的天马）、乐器和乐曲等则从那里输入中国。丝绸之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后来，随着商路的开通，丝绸之路还成为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印度的佛教也从那里经过大月氏传入中原，汉文化从此开始多元。中西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哲学、

一天，病床前，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你外公托付我的事，我都没有失言，现在舅舅阿姨们生活工作得那么好，你外公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我也算是完成任务了。可惜，我没有实现你奶奶的愿望。”我知道父亲的意思是转业时没回老家落户。

父亲是位坚强又脆弱的人。自脑溢血突发到住进医院，已有两个多月了，我们一直为父亲的身体担忧。经过医生的积极救治，父亲的神志一天天清晰起来，后又转到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目前父亲的左手手脚都还没有知觉，每天都要进行两三个小时的康复活动，有时体力会吃不消，甚至满头大汗，他总是抱着积极的态度，不愿拉下训练。然而父

亲也有脆弱的一面。看见我们姐妹们去看他，他总是拉着我们的手喃喃地说：“你们三个好，我是最高兴的，我老了没用了，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

父亲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一楼，门前有个小花园，是周围邻居活动的场所。每当父亲看见带小孩的老人们或者年青妈妈们在小花园玩得累了，没地方休息，父亲总是拿出自家的椅子招呼大家坐一坐歇一歇；每当看见那些呀呀学语的孩子在大人的引导下学着走路，摔倒了，蹭破了皮或把小手弄脏了，父亲总会拿红药水给孩子涂上，给他洗手、擦脸。渐渐地，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小花园的后面住着一位热情善良的老人。

正因为父亲的热情善良，赢得了邻里街坊对他的尊敬，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邻里街坊挽救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发病那天上午，母亲刚好不在家。当时父亲穿戴整齐要去公园路拿裱好的画。没想到临出门时就昏倒在家中阳台上。

在小花园休闲的邻居们，见原本热闹的陈爷爷家没动静，就想着去敲门，见没人搭理就在一起议论：今天陈爷爷阿姨怎么没人影呀？于是第二次去敲门，邻居阿芬似乎感觉到什么，攀上阳台的窗格上张望，这才发现父亲正倒在地上。于是出现了一场充满爱心的接力大援救，从寻找开锁师傅、报告居委会、打120，到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我们三姐弟，许多熟悉不熟悉的邻里街坊都自发参与进来，许多邻居后来还不止一次地去医院探望父亲、安慰母亲，还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呀，真诚地感谢大家！

我想，这可能就是对我父亲八十年人品的回报和写照吧！

作，而越王勾践率领军民开凿的山阴故水道，则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浙东运河的开端。京杭大运河基本由人工挖掘，而浙东运河姚江段则充分利用姚江的天然水道与人工塘河水系结合而成，修建了一系列闸、堰、坝、斗门，巧妙地把天然河道、湖泊洼地串联起来，形成一张“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巨大水网，不仅为一条水上运输线，更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对灌溉农田，抗洪排涝、蓄水抗旱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原本荒蛮之地，成为鱼米之乡，哺育姚江两岸儿女生生不息，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之花。

伴随着船上马达的欢唱，我们沿江巡视，散落在姚江两岸的庄桥、洪塘、裘市、乍山、半浦、慈城、姚城、丈亭、马渚、陆埠等一个个城镇乡村，构成了姚江两岸特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长廊。姚江岸边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浙东地区最早的句章城、上林湖“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青瓷、传颂千古的梁祝文化等就是最好的例证。母亲河的乳汁还孕育了一批名垂千秋占据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名人：汉代高士严子陵、东吴《易经》学家虞翻、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初唐书法家虞世南、南宋名臣孙子秀，明清时代

文学艺术、数学、天文学、医学语言学等发展。敦煌莫高窟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里的壁画艺术，就是这种文化融合的遗存。它是东亚文化的见证。虽然《世界文明史》中没有记载，但它与西方文化同样重要。

从嘉峪关到敦煌，开车要5个多小时。

【思想散墨】

丝路之行

王国安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